

續修陝西省通志稿

第一百十五冊

卷二百十五至二百十六

續修陝西通志稿卷二百十五

文徵十五

論著三

朱子年譜序

賀瑞麟

朱子之道孔子之道也朱子之學孔子之學也欲知孔子之道與學當明朱子之道與學欲明朱子之道與學當考朱子之人與世則行狀年譜二者其要也行狀爲門人黃勉齋幹所著年譜爲門人李果齋方子所著而行狀余已屬門下劉昇之與明道行狀合刻吾邑果齋初止輯朱子言行未名年譜魏文靖序言之然其名傳之已久其書終不可得於是後之爲朱子年譜者紛然各出人自爲說雖朱子之道學昭如日星而其生平之詳卒未大著明於天下後世惟乾隆中寶應白田王氏所撰朱子年譜又爲之考異

世稱善本吳清卿先生視學吾秦曾以是書見贈讀之誠歎其精
嚴詳核高出諸家而北方之學者實未易數數覲也光緒己卯余
遊鳳翔謁張子祠遂至府學司訓吾友長安寇允臣所晤郡人鄭
治亭先生後嗣余聞先生爲朱子之學也久因求著述乃得朱子
年譜及許魯齋年譜鈔本歸而心惓惓謂何無人鉞以公世已乃
屬寇君轉語郡士周宗釗士甫士甫慨諾樂善重道其志洵可尙
已余與諸生讎校之餘竊見先生所見徽譜即白田本建譜即福
建祠堂本祠堂本自有誤而先生此本與白田本亦多有異同白
田獨不信家禮爲朱子作年譜削而不載先生亦沿其說不能傳
疑朱子年二十四師事延平白田則載於三十一歲爲受學之始
先生改從二十九歲雖據趙師夏跋延平答問領簿同安始棄所
學而師事之語而不知朱子三十四歲而延平卒祭延平文有曰

從遊十年誘掖諄至則白田失之而先生亦未見其爲必然也至
於五十五歲辨浙學五十六歲辨陸學之非辨陳學之非先生一
皆去之獨未提綱或恐開後人攻擊之端歟此皆朱譜大關鍵雖
非舊譜所有亦當大書特書況白田固已引證明確乃猶有議其
爲妄加者夫朱子一生極力所明辨而今反爲之回護不惟聖賢
衛道苦心指示親切之處黜闇不明且使有志於學者亦將混淆
兩可道術因以蔽晦甚或誣吾朱子可不爲之大懼耶然亦不敢
輒爲增補以俟讀者得見其真而審察焉又如歸劉氏田之在三
十四歲通書解亦成於四十四歲陳同甫來訪之在五十三歲楚
辭集注後語辨證成之在七十歲白田本皆與此未能如一此亦
所當參考互訂者也要之先生此書於徽建兩譜各有折衷間復
補注簡要切實誠有益於學者即此以求吾朱子之全其於造道

入德之方進禮退義之節忠君愛民之誠著書立教之旨本末體用亦畧可見由是益進而文集語類諸書熟讀精思虛心切己本果齋原譜總論所謂居敬窮理反躬聖學功夫與行狀如出一詞者而實用力焉則一切空虛功利馳騖博雜與夫陽儒陰釋顛倒中晚始異終同之說舉不足惑其胸中然後孔子以來博文約禮兩造其極者可得而信而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學術道統淵源有歸即以此爲吾儒之指南麟雖淺陋無聞竊願與吾黨士共證焉嗚呼是刻豈小補哉

重印小學書序

賀瑞麟

小學一書子朱子所輯以教小子之法也千古學術於是備矣孔子雅言惟首詩書而曾子子思孟子所引詩書特多秦漢以來論語獨著孟子雜諸子中大學中庸皆屬禮記自程子取之以並論

孟爲四書而其教人則先大學次論孟而後及中庸夫大學爲入德之門必由是而學焉決乎其不差者也顧放心未收德性弗養則又以何者爲致知力行之地而至其極哉程子蓋欲以敬字補之其說至矣然古者小學教人之方迄無成書學者猶莫知所以從事也是書之輯朱子抑亦有不得已者綱領之要而節目之詳殆與大學同符朱子而後凡所謂正學純儒未有不本於尊信此書而能成者也苟爲不然雖其資稟之高學力之勤不入於異流於雜者蓋寡焉嗚呼聖賢所以著書垂訓隨時立教以正千古之學術者豈不備哉學者不先是書而他學竊恐日讀四子書亦不知所以用力何有詩書嘗謂小學近思錄後當與四子書並列學宮並垂天壤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朱子曰大學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

自見之余謂小學亦然必也字求其訓句索其解尋其取去之意
玩其先後之序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體之於身施之於事然
後條緒分明義理通暢而意味亦浹洽貫澈於無窮然尤必以立
志爲先務蓋知立教之則天明遵聖法明倫之稽聖經訂賢傳敬
身之仰聖模景賢範益信蒙以養正洵作聖之實功而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雖童稚之初亦不可不以此自期待至後世之所謂學
蓋有不足言者矣咸豐甲寅監利余公來蒞吾邑余以是書請公
刊行公即慨然從之並印多部分給里塾板存書院同治丁卯余
主講事日與諸生無大小皆以是書爲切劘劉秀才昇之又欲刷
布以公學者而復爲之說且序所以讀是書之法如此

女小學序

賀瑞麟

天之生人無不子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人或拘於氣蔽於欲至

失其性而不知復此聖人修道之教所由設也三代之盛無人不教即無人不學故其時人篤倫常崇禮讓而其婦人女子亦往往涵濡薰蒸有端莊孝敬勤儉和平之行遐想古昔未嘗不歎其化行俗美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教衰學絕人心之壞莫先士類則閨門之政尙奚問哉蓋爲之父兄丈夫者既不能端本善則以發其柔順貞靜之德而其習聞熟見又皆世俗之陋是故愚者日益長其驕淫悍妬無復廉恥而質美者或不免食齋誦經惑於異端邪說而不可回規範之不講義理之不明豈婦女之性果真難化歟亦未有以教之故也朱子嘗謂女子亦當有教孝經之外論語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而益以曹氏女誡溫公家範諸書又謂女誠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

正靜卑弱

孝愛和睦勤謹儉質寬惠講學

而卒未就予讀之每以爲憾暇日因取小學書言

婦女者分爲五類編成一書名女小學以教吾家婦女竊謂小學一書固無人不當讀而此篇尤於婦人爲要切或亦不遠於朱子之意往劉季昭取而刻之蜀中今岐山武生文炳旣刻朱子家禮原本又欲鑄此並嘗所篇次女小兒語及本朱子正靜云云畧爲發明大意題曰教女八綱均附於後予不得而匿也然則世之君子欲修身而正於家必讀小學又取是編使婦女讀之爲之講明其義而有以修婦順焉或於世道亦不爲無補也

朱子社倉私議

柏景偉

自周禮遺人掌委積以卹羸阨以待凶荒而齊之管仲魏之李悝漢之耿壽昌靡不以民食爲急作思患預防之計惟隋臣長孫平創行義倉立之當社以時賑發爲得其要唐宋遞相遵仿至朱子而規畫備詳倉雖以社爲名事實與義同例其要尤在地近其人

人習其事鄉村分貯則歛散可以隨時典守在民則吏胥無由滋弊制莫善於此矣自宋迄今又七百餘年後之人非不欲仿而行之然往往暫行而輒廢未受其利而先受其弊且使鄉人士視同虐政動色相驚而莫敢任者則誠何哉本朝李穆堂先生謂社倉之法非一手一足之爲烈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今首事者即無愧於朱子而分理其事者不必皆如朱子之門生故舊故其法卒不可得而行也善乎其通論乎然吾謂此尤未足以盡之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一州一縣之大竟無四五君子如朱子門生故舊其人耶果得四五君子主持於上則凡奉行於下者即非學道君子安必不漸化爲學道君子則謂社倉之不行由無朱子門生故舊其人者不盡然也且今之舉行社倉又非不求家道殷實人品公正者總司其事

分理其事矣而亦卒不克行何也天下義舉專主於官則吏胥侵漁弊在煩擾不主於官則紳董推卸事難經久如社倉自積儲以至散放自經收以至監守委曲煩重如此非得官力選舉誰肯身任其勞者社首之私吞濫放土棍之強借抗償把持刁難如此非得官力究懲誰敢躬撓其怨者則固不得專主於民而無容兼主於官惟必待官以主之而弊又自此生矣殷實之家率多畏蒞公正之人率多恂謹即學道君子未必皆熟習公事認識官長而鄉里刁健之徒又多結連胥役善於滋事設遇前列各弊勢必稟官既經稟官則必候批候提候審費已不貲幸而得理尙可推行盡利不幸而遭刁健者搜得疵短捏造黑白一經地方官駁斥則又將有賠墊之累祇得忍氣吞聲匿形戢影而所謂刁健者廣引僞類乘機攔入既摻雜其中必刁霸於上惠民之舉胥成厲民之事

而社倉尙可復問耶余曾於光緒三年奉委勸辦成長賑務目睹
二年所積倉糧已有侵吞淨盡兩相爭控者况欲永遠遵行使無
善法以損益而補救之其何以窮變通久乎蓋營論之有治人無
治法似行社倉首在得人然不得人而事莫能舉即得人而不竟
其用或一時竟其用而移時仍不竟其用則其弊亦與不得人者
等知此始可以言行社倉矣考宋乾道四年朱子拜樞密院編修
之命歸崇安五夫里貸粟建倉而始終襄事者又有朝奉郎劉如
愚是當時主持擘畫者紳也而實官也官也而實紳也紳而官則
州縣不敢掣其肘官而紳則閭閻胥能喻其心重以朱子之品行
學問天下胥欽何況同里帝心簡在何況有司不然自乾道以至
淳熙十四年中稍有阻窒安見社倉之必克有成乎設使今之宦
成名立退居林下者力行社倉於一鄉一里之中則聲望既足動

乎官民即規爲必可垂諸永久乃或以其事甚煩不堪擾暇豫優游之趣或以其功甚小不足塵宏深遠大之謀即地方官亦不願延請此等鉅公相助爲理而所諭飭舉辦者不過貢監生員而已以貢監生員而董其事不必盡品學兼優也即使人人皆學道君子而官吏未必其敬信人民未必其服從抑或始事之官吏敬信矣而接任者未必亦相敬信也好善之人民服從矣而抗公者未必盡相服從也又況其事非一人所能理同爲儕偶誰甘聽其驅策其功非數年所能竟日益轆轤疇願分其仔肩取民資以宏施濟而民或慳其資藉官力以繩刁滑而官或靳其力年深歲久官紳否隔吏忌民仇進退維谷惟有設法求去遠害全身一聽社倉之潰裂消亡而已自來紳士辦公如築寨練團勸賑大都如是而社倉其尤棘者也嗟乎士生晚年抱後樂先憂之志無所假手以

利濟天下而凶荒屢告又不忍坐視宗族鄉黨親戚友朋相率以填於溝壑幸值此歲豐穀賤區區爲一社謀蓋藏聊作未雨綢繆之計於情既有所不能愬於義尤有所不容辭但使任盡勞怨嘗盡艱苦於事少有所濟亦所甘心所憂者弊生而無以彌累滋而無以補良法美意反成厲階公私兩困負咎益深此所以徘徊太息不忍不任者又不敢徑任也然則社倉遂不可行乎則又非也夫自古無無弊之法所恃者得人以任法而隨時損益補救斯弊可盡去而法可常行如今者札飭通行社倉一州一縣之中大小倉當不下數十處或聚集一堡或分積各村其章程皆聽民間自行酌擬不爲遙制上憲之爲民立法非不審慎周詳無微不至矣然試問承辦社倉紳董設遇前列各弊誰實能力爲挽回者則必皆有無可如何者矣如是而社倉之行其果能有利無害乎今擬

於承辦紳董之外另選物望素孚職銜較大者四五人總管各處社倉不必勞以積儲細務但當責以稽察專司由司道給以札諭由牧令送以照會並刊發木戳以爲符信而此四五人者或分路履勘或分年輪查每歲春放之先秋收之後定爲兩次徧歷各社認真查核小事則繕書稟啓加印戳記遣人投遞大事則親詣衙署執持札諭面陳顛末地方官亦必立予簽提隨到隨審一切開送案勿令花費分文務將弊竇剔除淨盡俾司事者無憚其難而阻公者咸畏夫法一年如是辦理數年如是辦理即數十年亦無不如是辦理庶各處社倉有所倚庇而永遠可以奉行此固朱子與劉如愚之所以創辦於當時而絕無阻窒者而崇安社倉記中未曾道破即後人之倣而行之者亦未經論及也或謂如此辦理似紳士之權太重安必不有假公濟私把持官府武斷鄉曲者乎

不知道與權合政無不行權與道分事鮮有濟以孔子之聖而匡人圍之桓氏要之陳蔡大夫阨之豈道不足以孚乎抑權不足以輔之也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蓋古今理勢固如是耳朱子雖大賢人劉如愚雖真善士使僅爲一介匹夫則常平之粟且不可貸豈社倉之法竟能必行乎故旣責人以不易行之道卽當假人以有可藉之權且一州一縣之大何遂無四五正紳不愧爲樂道君子况職品旣崇詎忘束修自愛之節卽予以重權亦必謹慎從公和平處衆斷不斂怨爲德以重資口實地方官果能詳加選擇隆以禮貌推心置腹而任之並呈明上憲代求札委酌議薪水以爲車馬夫役之費則所推崇者僅此四五人倡提於上而各處社倉紳董無不鼓舞於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縱有不肖當無不潛孚默化共成此義舉者矣吾鄉牛雪樵先生任資州時整

續陝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理社倉優待社首刊給木戳以專責成並聲明凡不關社倉事者
毋得混用干預違者究懲亦何嫌於權重耶況彼概給各倉社首
則給不勝給未免紛雜此第專給總查之四五人則又簡而易行
無致貽害者矣抑或先於一鄉一里中試行果能行於一鄉一里
則必能行於一州一縣天下事固有由小及大由近及遠者原不
必好事喜功傲倖以求其濟也顧吾思之年歲無十載常豐之理
但使保護維持克歷十年之久則倉穀之儲必著明效而此四五
人者勞苦功深亦當另行選舉以資接替而示體恤至於經此一
番籌布而行之既久或別有阻塞之處則又待後之講求積貯者
因時因地變而通之以盡其利而非愚盲之見所能逆計者耳

校刻關學編序

柏景偉

馮恭定公關學編首聖門四賢卷一有宋橫渠張子九人卷二金